

• 甘肅秦漢簡牘集釋

敦煌馬圈灣漢簡

集釋

張德芳 主編
○ 張德芳 著

集釋

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專項經費資助項目

◆ 甘肅秦漢簡牘集釋

敦煌馬圈灣漢簡集釋

張德芳 主編 ○ 張德芳 著

飞天出版传媒集团
甘肅文化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 I P)數據

敦煌馬圈灣漢簡集釋 / 張德芳著. -- 蘭州 : 甘肅
文化出版社, 2013.12
(甘肅秦漢簡牘集釋叢書)
ISBN 978-7-5490-0525-3

I . ①敦… II . ①張… III . ①敦煌(歷史地名)—簡
(考古)—研究—漢代 IV . ①K877.54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3)第 274030 號

©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敦煌馬圈灣漢簡集釋

張德芳 著

責任編輯 原彥平
封面設計 蘇金虎
出版發行  甘肅文化出版社
<http://www.gswenhua.cn>
地 址 甘肅省蘭州市城關區曹家巷 1 號(郵編:730030)
印 刷 蘭州新華印刷廠
開 本 787毫米×1092 毫米 8 開
印 張 90
字 數 900 千字
版 次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第一次印刷
書 號 ISBN 978-7-5490-0525-3
定 價 1500.00 元

本書如有印刷、裝訂問題,請與印廠聯繫調換

前言

甘肅秦漢簡牘，是我國百年來出土文獻的大宗。我們將天水放馬灘秦簡、武威漢簡、敦煌馬圈灣漢簡和居延新簡重新拍攝、整理、校讀、注解，以求以往出土的甘肅簡牘在圖片的清晰度和釋文的準確性上有較大改觀，以方便學術界研究利用。

茲將上述簡牘的特點和我們所做的工作述之如下：

天水放馬灘秦簡在全國出土秦簡中占有重要地位。一是由於發現較早，學術界關注度較強。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中期發現的雲夢睡虎地秦簡，使秦簡出土和秦史研究出現了一個新時代。時隔十年，放馬灘秦簡發現於北方的甘肅，南北相映，有了相互比照和參考的內容，自然成為學術界關注的熱點。二是數量較多，四百六十一枚，這在六次百枚以上成批的秦簡發現中，除湘西里耶、雲夢睡虎地、江陵王家臺以外，位居第四。三是地理範圍，三分其一。迄今為止，發現秦簡的地域範圍唯湖南、湖北和甘肅（四川青川木牘只有兩枚）。湖南只有湘西里耶，湖北唯雲夢和荊州。天水放馬灘秦簡的出土與上述兩地，就出土地而言，三足鼎立。四是放馬灘秦簡的內容有其本身的特點。雖然甲乙兩種《日書》同睡虎地秦簡《日書》有很多相似之處，但也有諸如《星分度》、《黃鐘》、《志怪故事》之類完全不同的內容。再說，即令內容完全相同，出自不同地域的兩種本子本身就能說明很多問題。更何況還有很多差異，所以二者不能替代。總之，天水放馬灘秦簡在全部出土秦簡中具有極高的學術價值和重要的學術地位。

甘肅是漢簡大省，數量多，發現早，研究歷史長，在海內外影響大。不僅全國百分之八十多的漢簡出自甘肅，而且由於天然的地理位置，甘肅所出漢簡自有其本身的諸多特點。

從國際視野看，甘肅漢簡的早期發現，每每都是國際性的學術事件。斯坦因本人是匈牙利人，後來入籍英國，服務於英印政府。他把一九〇七年和一九一四年兩次掘獲的敦煌漢簡運往倫敦，先後交由法國人沙畹(Emmanuel-édouard Chavannes)‘伯希和(Paul Pelliot)和馬伯樂(Henri Maspéro)整理。不管是發掘者還是整理者都是當時屈指可數的世界級頂尖學者，他們的參與一開始就使甘肅漢簡的整理研究成為一門世界性學問，影響了整整一個時代的漢學世界。一九三〇年居延漢簡的發現，更是八年西北科學考查團的重要成果，是大規模大範

圍的國際性學術活動。

從國內情況看，甘肅漢簡一經發現，就被置於學術研究的焦點之上。幾代國學大師或者學界領袖都為之傾注了力量，深深影響了一個世紀以來中國歷史文化的學術走向。一部《流沙墜簡》被視為中國簡牘學的開山之作，至今被學界奉為經典。而羅振玉和王國維是海內外公認的清末民初的學術泰斗，他們對甲骨文、金文、簡牘和古史的研究，被稱之為『羅王之學』。魯迅先生說過：『中國有一部《流沙墜簡》，印了將有十年了。要談國學，那才可以算一種研究國學的書。開首有一篇長序，是王國維先生做的，要談國學，他才可以算一個研究國學的人物。』其後於一九三〇年發現的居延漢簡，從保護、整理到研究，都自始至終貫穿了國內最高學術機構和頂級學術大師的關注和參與。最初由西北科學考查團理事會安排的整理釋讀人員：瑞典語言學家高本漢、法國學者伯希和以及北大教授馬衡和劉復。後來調整擴充的名單是：傅斯年、馬衡、徐森玉、沈兼士、陳受頤、蒙文通、孟森、姚從吾以及向達、賀昌群、余遜、勞幹等。僅從這個名單看，就幾乎囊括了當時學界的所有精英。這些前輩學者當時或者後來都先後成為一代名師和碩學大儒。當然，抗戰八年，內戰三年，世事風雲，江山易主。上面所列很多人并未如願以償地參加實際工作，但這并不影響我們對中國學術界對居延漢簡重視程度的判斷。所以甘肅漢簡的整理研究在近百年中國學術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從時代背景看，甘肅漢簡的出土整理和收藏保護從一個側面反映了近百年中國社會發展的起伏脈絡。一九〇七年清朝末世，風雨飄搖，大廈將傾。清政府內外交困，自顧不暇。斯坦因車載馬馱，將莫高窟的卷子和敦煌漢塞的簡牘文物運往英國，成了大英博物館的收藏品；一九一四年，雖帝制結束，民國肇興，但列強援手，軍閥割據，斯坦因的『壯舉』又在民國的舞臺上重演一次。兩次掘獲的漢簡先藏於大英博物館，後大英圖書館落成，又將此移交給後者，成為大英圖書館的鎮館之寶。一九三〇年，居延漢簡運到北京，還未來得及全面整理就遭遇了炮火硝烟威脅，一九三七年『八一三』抗戰前夕被匆忙轉移，經天津、青島，存到香港。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前，又飄洋過海，由香港運往美國。在美國整整沉睡了二十五年，最終於一九六五年年底回到台北。現被收藏于台北南港中研院史語所。只有一九四九年以後在甘肅出土的漢簡才全部收藏在甘肅。時勢變遷，人事滄桑，甘肅出土的漢簡難逃時代所賦予它的命運。

從漢簡本身看，甘肅漢簡除武威漢簡出自墓葬外，其餘百分之九十九都出自河西邊塞烽隧遺址。邊塞有邊塞的特點：一是軍事屯戍文書居多，主要反映邊疆防禦、軍隊戍守、戍卒生活、後勤保障、武器配發、烽火警報、屯田水利、刑徒流放、農商民生等等；二是民族交往、和戰聚處。大凡月氏、烏孫、匈奴、羌人等古代民族的流遷駐牧、歸義反叛的事件都有較多記載。三是郵驛交通。驛置分布、日常運轉、文書傳

遞、使節來往、官員接待等內容占有很大比重。四是同西域的關係。西域屯田、日逐王歸降、都護府設立以及西域三十多個國家來中原朝拜、通使、和親、商貿、學習、納貢等材料都有較詳細的保存。五是中西交通和絲路貿易。中亞、西亞、南亞等國遣使通好、商貿往來的材料亦極為重要。

從漢簡文書的體裁形式看，甘肅漢簡大多屬於社會活動的實時記錄，檔案、簿冊、公文、書信、律令、詔條等等。除武威漢簡外，很少嚴整系統的典籍文獻。內容豐富又缺乏系統性，天文、地理、人文、社會等各個方面的材料無所不有。製作簡牘的材料主要是就地取材，松木、胡楊、紅柳。偶爾看到個別竹簡，也只是來自產竹地區。乾旱少雨的戈壁雖然有利於漢簡的保存，但隨手丟落在烽隧線上的古代遺物也飽受了風沙烈日之苦，斷殘較多，字迹深淺不一。

過去公布的上述資料由於技術設備條件和釋讀研究水平的限制，有很多不盡人意的地方。隨着數字化、信息化時代的到來，照相技術有了很大發展，紅外線用於簡文的認讀，出版技術發生了革命性變化，對簡文的釋讀能力和研究水準也有了很大提高。在這種情況下，利用上述條件，重新照排、釋讀、整理以及出版發表新的簡牘資料，也是與時俱進的時代要求。

《甘肅秦漢簡牘集釋》設定的目標一是原簡圖片的清晰度和欣賞性，二是簡牘文字釋讀的原始性和準確性，三是版式設計的科學性和合理性，四是簡文內容的研究性和集成性。

在原簡圖片的清晰度方面，本書的最大貢獻是公布發表了最清晰的紅外線掃描圖片，這在出土文獻整理尤其在竹木簡牘的整理方面是一次革命。過去很多模糊不清、似是而非、簡牘變色污暗和文字筆劃輕重難以辨認的地方，在紅外圖片上即可一目瞭然。研究觀覽者有此一冊，日月乾坤盡在書中，不必千里來訪察看原簡。有些分冊尚未提供紅外照片者，或是由於簡面褪色、簡質損壞，紅外照片難以收到上述效果；或是由於固化在玻璃管裏一時難以操作。但這一部分數量較少，且我們從各個時期留下的照片中選用了最為清晰者作為補充，不影響正常釋讀。除了紅外照片外，本書同時出版了彩色圖片，原簡原色原大，實現了對簡牘使用的那個遙遠年代各類文書的直觀性和欣賞性。所謂簡文釋讀的原始性，主要指的是依照原簡文字照錄原字，各種異寫異構不以現行通行字代替。如此，有利於異體字通假字的研究，有利於書寫習慣和字形變化的觀察。當然，對有些簡文原字照錄可能會引起誤解者，我們也采取了變通處理，如『明』與『明』，不以前者為準。至於釋文的準確性，主要指書中釋文部分比過去的釋文有了很大提高，有相當部分的內容和文字有改釋、新釋和補釋。一方面，最初的釋文發表後經學術界研究發現并指出了不少錯誤，對這部分內容我們盡加吸納；另一方面，根據紅外線圖片，我們也發現了過去釋文中不少錯

釋、漏釋的地方，前後對比，有的相差千里。當然，準確性是相對的，還有很多難釋、錯釋和未釋之字，有待學術界共同努力。

在編排方面，過去發表的圖片為照顧拼版方便，儘量依照簡形的長短大小依形排出，然後再編索引附在書後。若要檢索原簡圖片，先看簡號，再查索引，然後才能查到圖片。輾轉之勞，不勝其煩。加之簡書厚重，有的一本書重達數公斤，幾個回合下來，年長的學者已覺體力不支。此次排版，所有原簡圖片不管長短、大小、寬窄一例按照原簡編號順序排出（天水放馬灘秦簡例外）。另外，不管是紅外圖片還是彩色圖片，隨簡錄出釋文，觀覽圖片時可同時閱讀釋文，閱讀釋文可同時查核圖片。簡、文相配，相得益彰。在領會簡文內容的同時，一併觀摩文書形態，改變了那種只見釋文而不見原物的單薄感。

在簡文的釋讀方面，通過校記、集釋、說明等形式對文字內容進行解讀。對先前幾個不同版本的釋文以校記的形式錄出，對簡文中的難解詞語、干支時日、重要地名、職官人物、專門術語等作出注解。除簡要表述編著者自己的意見外，同時列出學界對該問題研究的不同觀點，為讀者提供較為詳細的研究信息。對一些相關問題諸如簡牘的特殊形制、書寫格式以及冊書的聯綴等，都盡可能作了說明。

天水放馬灘秦簡一九八六年出土於天水北道區黨川鄉放馬灘一號秦墓。主要內容是甲乙兩種《日書》，總共四百六十一簡。這是秦簡出土方面繼湖北雲夢睡虎地秦簡之後的又一次重大發現。一九八九年《文物》第二期發表了考古簡報，隨後披露了甲種《日書》的相關內容并陸續發表過研究文章。二〇〇九年八月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天水放馬灘秦簡》一書由中華書局出版，全部圖版、釋文和考古報告得以公布。由於放馬灘秦簡的原簡在水中浸泡時間過長，簡牘質地和文字清晰度遠不如當初。後來雖採取了脫水脫色等保護措施，但圖片品質仍然不盡理想。所以《天水放馬灘秦簡集釋》的圖版未以紅外和彩色兩種形式同時刊出，而只是在不同時期照片中選擇最為清晰者編入其中。雖不盡人意，但比起以前刊發的照片要好。在編排順序上，依據作者的最新研究結果對原來順序進行了必要調整，但保留原號以求簡號的始終一致。放馬灘秦簡內容複雜，格式多樣，不僅簡與簡之間的聯繫遠不是當初的編排順序，就是簡上每一欄內容也要橫向或跨簡才能聯綴到一起。還有，最初以為殘斷為兩截并將其連接為一枚者，現在看來是張冠李戴而需要重新拼接。如此，既要與原號保持一致又要體現新的編聯結果并使讀者直觀易讀，就增加了編排的難度。在釋文方面，首先是內容的歸類分篇已與最初的面貌完全不同，其次是在具體字詞的考釋認讀和理解方面，也有很多新內容。

《武威漢簡集釋》包括武威《儀禮》簡、王杖十簡、王杖詔令冊、武威醫藥簡等。武威《儀禮》簡一九五九年七月出土於武威市新華鄉纓山村磨嘴子六號漢墓。按其形制、質地和內容分甲、乙、丙三種。甲種本有三百九十八簡，七個篇目，其中只有《士相見》一篇保存完整，其餘六

篇均有缺失，約缺二十四簡。乙種本只有《服傳》一篇，三十七簡，且內容完全與甲本《服傳》相同，只是木簡短而窄，字體小而密。丙種為竹簡，記《喪服》一篇，三十四簡。甲、乙、丙三種《儀禮》九篇，四百六十九簡，存字二萬七千四百餘字。另有日忌雜占簡十一枚，共四百八十簡。王杖十簡亦為上述地點十八號漢墓所出。一九六〇年《考古》第五、八、九期最早報告了出土情況，一九六四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了《武威漢簡》一書，收錄全部黑白照片、摹本和釋文，還有陳夢家先生的整理研究文章。半個多世紀以來，學界對武威《儀禮》簡和王杖十簡的研究已有很多成果。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在武威柏樹鄉下五畦村旱灘坡發現東漢醫藥簡九十二枚，其中木簡七十八枚，木牘十四枚。內容包括三十多個醫方和一百多種藥物。一九七五年十月，文物出版社出版《武威漢代醫簡》一書，發表了這批醫簡的全部材料，有圖版、摹本、釋文、注釋及相關的研究文章。王杖詔令冊木簡二十六枚，一九八一年九月武威縣文管會在調查重點文物時收集，與王杖十簡同出一處墓地。《武威漢簡集釋》將此四種文獻匯為一冊，以新拍的彩色照片取代舊的黑白圖版。雖然前三種原簡為保護起見被封裝於玻璃管內而未能掃得紅外照片，但武威簡出自墓葬，大都字迹清晰，墨色如新，釋讀方面較少窒礙。

敦煌漢簡自一九〇七年英人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在敦煌漢塞發現第一批漢簡以來，已有多批次發現。《甘肅秦漢簡牘集釋》選擇敦煌馬圈灣所出一千二百一十七枚漢簡作了重新拍照和整理，無論彩色、紅外兩種圖片的清晰度以及文字內容的釋讀，都將超邁前人，有大幅度提高。一九九一年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而由中華書局出版的《敦煌漢簡》一書，將一九七九年敦煌馬圈灣漢簡發現以前的所有敦煌簡收錄其中。一九四九年以前發現者九百四十七枚，一九四九年以後發現者一千五百三十八簡(除馬圈灣漢簡一千二百一十七簡外，還有其他十三次零星發現的三百二十一簡)。一九四九年以前發現的敦煌漢簡大多流存海外，存放在大英圖書館，如果重新拍攝掃描，還需日後交涉。其他零星發現的三百二十多簡以及近些年新近在敦煌玉門關附近發現的三百多簡，我們將搜羅齊備，另編新冊，奉獻給讀者。至於懸泉漢簡雖也屬敦煌漢簡的範疇，但因數量較大，集中出土，習慣上看作單獨一個單元，我們將依照《肩水金關漢簡》的出版規格陸續發表。

居延漢簡三萬餘枚，大致分三個部分。一是一九三〇年西北科學考查團在今甘肅金塔縣和內蒙古額濟納旗境內大約三十個地點發現的一萬八百多枚漢簡，習慣上統稱為居延漢簡；二是一九七二年至一九七四年在額濟納旗甲渠候官遺址和第四隧出土的八千多簡，圖版釋文已全部公布，一九九四年由中華書局出版《居延新簡》一書；三是肩水金關漢簡，一九七三年出土於甘肅金塔縣肩水金關遺址，一萬一千多枚。三部分中《肩水金關漢簡》後出轉精，原簡紅外照片和彩色照片同時刊出，釋文隨簡照錄，極便利用。目前正由上海中西書局陸續出

版，分出五冊，二〇一五年全部出齊。此次《甘肅秦漢簡牘集釋》主要選擇了《居延新簡》部分，重新公布紅外圖片和彩色照片，釋文也作了校改注解，是叢書的重點部分。至於現藏於台北中研院史語所的一九三〇年所出居延舊簡，據史語所同人透露，亦有仿《肩水金關漢簡》之方式，以紅外圖版為主重新整理出版之設想。如此，則海峽兩岸珠聯璧合，居延漢簡圖版釋文水準的整體改觀望之有日矣。除上述三部分外，居延漢簡還包括一九九九至二〇〇二年內蒙古考古所在上述地區發掘的五百多枚和一九八六年甘肅文博部門在金塔地灣肩水候官遺址發掘的七百多枚，前者已於二〇〇五年由廣西師大出版社出版《額濟納漢簡》一書刊布，并有孫家洲等人的《額濟納漢簡釋文校本》（文物出版社，二〇〇七年）；後者我們也將儘快整理發表，公之於世。

總之，選擇天水放馬灘秦簡、武威漢簡、敦煌馬圈灣漢簡和居延新簡四個部分作為重點，重新整理發表，將盡可能清晰的圖片、準確的釋文、大致的研究狀況以及科學的編排印製奉獻給讀者，彌補過去整理工作所留下的遺憾，是我們編寫此書的初衷。

雖然我們有編寫此書的上述目標，但目標和現實之間總是存在着無法消除的距離。書中錯謬之處，還望博雅君子不吝賜教。

編輯出版《甘肅秦漢簡牘集釋》的最初動議和選題是由甘肅文化出版社編輯部主任原彥平同志提出的。他精心設計，多方協調，得到社長王奕、黨支部書記謝國西、總編輯管衛中老同志的全力支持。他們慧眼獨具，敢於擔當，以弘揚特色文化為職志，傾力支持學術發展，讓我們既有了一次精誠愉快的合作，又得到了學習提高的機會，深致謝忱。

甘肅簡牘博物館館長 張德芳

二〇一三年二月五日於蘭州

概述

敦煌馬圈灣漢簡，顧名思義，出土於敦煌馬圈灣烽燧遺址。是漢代敦煌郡玉門都尉所轄玉門候官的駐地。其準確位置在東經 $93^{\circ}44'$ 、北緯 $40^{\circ}20'32.30''$ 。

馬圈灣漢簡是全部敦煌漢簡的重要組成部分，是自二十世紀初以來的一百多年中敦煌漢簡多次重要發現之一，是一九四九年以後敦煌境內第一次較大規模的發掘成果。

早在清末民初，英人斯坦因(Mark Aurel Stein)在他第二、第三次中亞考察期間，於一九〇七年三、五月間和一九一四年三、五月間，先後兩次進入莫高窟獲取大量經卷後又沿着敦煌、瓜州、玉門和酒泉一綫的漢代烽燧遺址進行了挖掘。第一次掘得漢簡三千多枚，第二次掘得漢簡二百多枚。這是近世以來敦煌漢簡的最早出土。斯氏第一次發掘的漢簡交由法國人沙畹(Edouard chavannes)整理並於一九一三年出版了《斯坦因在東土耳其斯坦考察所得漢文文書》，公布簡影和釋文七百多枚。還有二千三百多枚由於過於殘斷而未加整理，直到二〇〇四年七月，中英學者纔聯手將這批一直存放於大英博物館而後又移交大英圖書館的漢代遺物進行了全面整理，并由上海辭書出版社於二〇〇六年出版了《英國國家圖書館藏斯坦因所獲未刊漢文簡牘》。斯氏第二次所獲漢簡由法國人馬伯樂(Henri Maspéro)整理，遲至一九五三年才正式發表。不過在此之前，中國旅法學者張鳳於一九三一年在上海有正書局出版了《漢晉西陲木簡匯編》，提前發表了斯氏第二次在敦煌漢塞烽燧發掘的一百六十多枚漢簡。一九四四年，西北科學考察團考古組夏鼐和閻文儒先生在敦煌小方盤城附近掘獲漢簡四十九枚，是一九四九年以前敦煌漢簡的第三次發掘，簡影和釋文以《新獲之敦煌漢簡》一文發表在一九六一年科學出版社出版的夏鼐先生的《考古學論文集》上。

馬圈灣烽燧遺址是一九七九年九、十月間由甘肅省文物工作隊和敦煌縣文化館共同發掘的。遺址內總共出土各類遺物三百四十多件，出土漢簡一千二百多枚。發掘報告、簡牘圖版和釋文一并收錄在一九九一年由中華書局出版的《敦煌漢簡》一書中。此外，為使研究者查檢方便，整理者還將歷年出土的敦煌漢簡亦收錄其中，并統一編號，共編二千四百八十五號。包括前述一九四九年以前的三批和一九四九年

以後在敦煌漢塞烽燧和漢代遺址十幾個地點陸續出土的漢簡。書中的重點是馬圈灣漢簡及其發掘報告，第一次全面公布了馬圈灣遺址發掘的全新成果，為學術界研究漢代的西北邊塞和中西交通提供了最新資料。但是，由於當時技術條件的限制，書中圖版的清晰度、釋文的準確性、版式的科學性等等從目前的眼光看，還存在很大缺陷。因而，《甘肅秦漢簡牘集釋》的分冊之一《敦煌馬圈灣漢簡集釋》，就是彌補上述缺陷之作。

馬圈灣烽燧遺址坐落在敦煌西部的漢代烽燧線上，東距小方盤城十一公里，西距最西端的廣昌隧五十七公里。據《敦煌馬圈灣漢代烽燧遺址發掘報告》：在發掘所開十九個探方中，其中十五個探方出了漢簡。按形制分類有簡、牘、觚、兩行、梯片、封泥匣、楬、符、籌等。按內容分類有詔書、律令、奏書、爰書、檄、記、簿籍、券契、曆書、九九表、占書、方技、字書、封檢、楬、符、籌、私信，等等。

馬圈灣漢簡的內容十分重要，涉及學術界長期探討的一些重要問題。一是新莽時期中原與西域的關係。按照《漢書·王莽傳》，天鳳三年，「遣大使五威將王駿、西域都護李崇將戊己校尉出西域，諸國皆郊迎貢獻焉。諸國前殺都護但欽，駿欲襲之，命佐帥何封、戊己校尉郭欽別將。焉耆詐降，伏兵擊駿等，皆死。欽、封後到，襲擊老弱，從車師還入塞。莽拜欽為填外將軍，封剽胡子，何封為集胡男。西域自此絕」。由於史書記載的簡略，使後人對此次出兵西域的諸多具體問題搞不清楚。馬圈灣漢簡保留了一百多條當時的原始記錄，對研究王莽出兵西域的規模、時間、行軍路線、戰役戰鬥經過以及最後結局，都有重要意義，對整體考察中原與西域的關係提供了第一手資料。二是玉門關的位置。太初年間（公元前一〇四至公元前一〇一年）李廣利伐大宛失利，天子大怒，「使使遮玉門關，曰軍有敢入，斬之」。於是，「貳師恐，因留屯敦煌」。在這樣的敘述口氣中，似乎給人留下了敦煌在西、玉門關在東的印象，從而引起了玉門關位置的討論。馬圈灣漢簡為研究這一問題提供了更豐富的材料。三是為搞清敦煌郡四都尉之一的玉門都尉下轄的兩個候官即大煎都候官和玉門候官各自的管轄範圍、駐軍情況、防守設施、要塞分布、功能作用等提供了豐富的具體記載。四是為整體考察兩關以西敦煌與西域接壤地帶即敦煌漢塞西端到樓蘭這一段最艱險路段的交通狀況提供了生動記錄。此外，邊塞戍卒及家屬口糧供應的記載，是研究戍卒生活的第一手資料；零星字書、古籍和九九表的出土，對研究邊塞的文化教育有重要意義；曆書、醫方的出土，對研究當時天文曆法和中醫學發展水平有重要價值。各種簿籍類文書就有五十種之多，涉及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民族、人口、民風民俗、社會生活、中西交通、絲綢之路以及西域各國情況，集中反映了西漢後期到新莽時期從宣帝本始三年（公元前七一年）到王莽地皇三年（公元二二年）前後近一百年裏西北邊塞的方方面面，具有十分重要的歷史和學術價值。

《敦煌馬圈灣漢簡集釋》從圖版、釋文、注釋到排版、印製、裝幀，都有很大改進和提高。它的出版，將為研究者帶來很大便利。書中的不足和缺點，歡迎讀者和學界同仁批評指正。

凡例

- 一 本書主要收錄一九七九年敦煌馬圈灣遺址出土全部漢簡。
- 二 本書內容包括三個部分：一是彩色圖片，二是紅外線黑白圖片，三是釋文及相關注釋。彩色圖片和紅外圖片隨簡錄出釋文，而第三部分『釋文及相關注釋』又包括釋文、校釋、集解、今按四項內容。
- 三 敦煌馬圈灣漢簡此前曾出過三個版本，分別是一九九一年中華書局出版的《敦煌漢簡》和同年甘肅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簡體字《敦煌漢簡》，以及二〇〇一年敦煌文藝出版社出版的《中國簡牘集成·敦煌漢簡》。本書中提到上述三個版本時分別稱之為『原釋』、『《簡字本》』和『《集成》』。
- 四 第三部分的釋文，頂格大字排出。這是本書的最新成果，與過去三個版本的釋文有諸多不同。其排版格式大體遵照原簡式樣，唯空格的空白之處隨版式而定，並插入『集解』序號。
- 五 簡文的編號採用《敦煌漢簡》一書的統編號，唯因繁體豎排的需要，一律用漢字代替阿拉伯數字。書后附統編號與原始出土探方號的對應表，以備查檢。
- 六 『校釋』主要是對簡文的改釋、補釋、增釋的說明，以中華書局《敦煌漢簡》收錄的馬圈灣漢簡為原釋加以對照，以示本書漢簡釋文與原釋文的不同。
- 七 『集解』主要是對簡文中出現的人名、地名、天文、曆法、詞匯、術語、典章、名物等的疏解。以讀懂簡文為主，兼及目前的研究成果。相同內容的解釋，只采最有代表性的觀點和結論，不盡羅列諸家之說。條目的長短不盡劃一，可長則長，可短則短。
- 八 徵引諸家之說，除個別注明作者、篇題、出處和頁碼外，大多都因行文的方便只指出了作者和篇題。書后列有參考文獻，著錄了完整的版本信息。
- 九 個別在『集解』中言不盡意之處，加『今按』補充說明。

十 簡文中的異體字，不作強行統一，但盡量使用通用字，以求研究者徵引方便。如『等』、『薄』、『第』均釋作『等』、『簿』、『第』；『隧』、『燧』、『燧』等，盡量用『隧』，但偶或也有其他異構出現。『太守』不改爲『太守』。諸如此類，所在多有，所幸有紅外圖版，研究者可以各取其便。

十一 原簡中出現的符號，原形照錄。整理者所加符號：『□』表示未釋之字，一個『□』代表一個未釋字；『……』表示字迹模糊，無法判斷字數，表示多個未釋之字；『□』，表示斷簡之處，上下文殘斷，但彩色圖版和紅外圖版所附之釋文，不用此號。

十二 書中用漢字表示的序號，用簡略式而不用完全式，如『七十八』簡作『七八』，『三百八十九』簡作『三八九』。

目錄

概述		一
凡例		一
彩色圖版		一
紅外線圖版		一八一
集釋		三六一
參考文獻		六七四
馬圈灣漢簡統編號與原始號對照表		六八二
詞條索引		六九一

彩色圖版

